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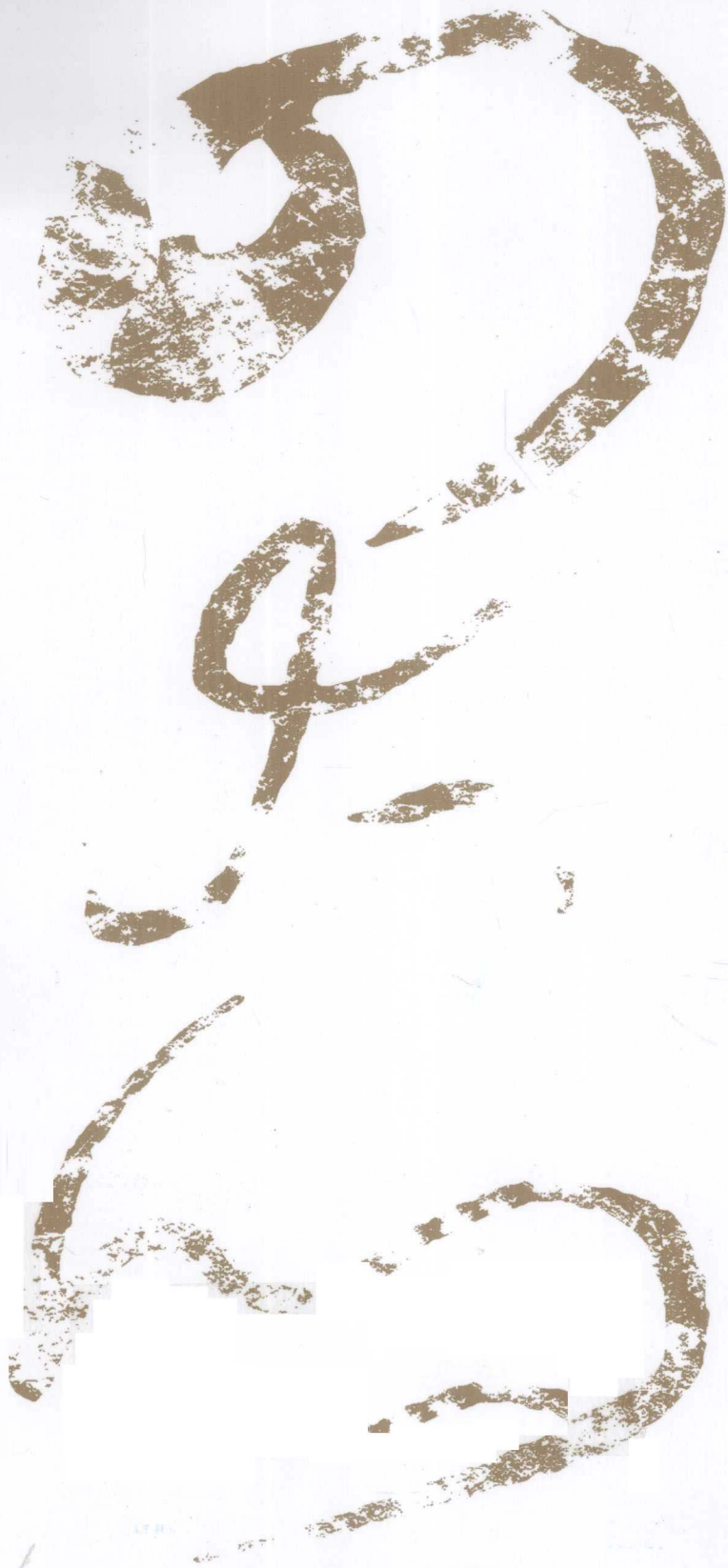
# 四大门

历史与社会·经典重刊

李慰祖 著

周星 补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The Cult of Four Animal Spirits

历史与社会·经典重刊

# 四大门

李慰祖 著  
周星 补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大门 / 李慰祖著;周星补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历史与社会·经典重刊)

ISBN 978-7-301-18415-8

I. ①四… II. ①李… ②周… III. ①宗教-信仰-研究-华北地区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5379号

**书 名:** 四大门

**著作责任者:** 李慰祖 著 周 星 补编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415-8/C·06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2.75印张 200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 目 录

## 绪论：观点、方法论及问题/1

## 第一章 四大门的成因/5

第一节 四大门的俗凡与神圣/5

第二节 坛仙与家仙/7

第三节 四大门与猎户/7

第四节 神圣四大门之一般通性/9

第五节 四大门的修炼方法/10

## 第二章 四大门与农家/14

第一节 财神爷/14

第二节 家仙的败家/17

第三节 家仙拿法/18

## 第三章 四大门的特质/23

第一节 仙家的居处与生活/23

第二节 坛仙的分工与阶层/25

第三节 仙家的气量/26

第四节 仙家的禁忌/27

第五节 仙家的对头/28

第六节 变态之坛仙/29

第七节 四大门与基督教/30

- 第八节 四大门与庙神/31
- 第九节 四大门的故事:传说与稗话/32
- 第十节 四大门与理门公所/34
- 第十一节 四大门与武术/36

#### 第四章 香 头/38

- 第一节 香头的意义与成因/38
- 第二节 保家坛/40
- 第三节 香头的完成典礼/42
- 第四节 香头的相互礼节与丧葬礼节/58
- 第五节 香坛的设备/59
- 第六节 塑像与神话/62
- 第七节 香头的下神及香火形状/67
- 第八节 香头的治病与药品/71
- 第九节 香头私人对“坛神”的仪式/75
- 第十节 香头的定期典礼:朝顶/76
- 第十一节 香头社区的任务/81
- 第十二节 乡民对于香坛的奉献/86
- 第十三节 香头的地位/89
- 第十四节 香头社区地位的变迁/91
- 第十五节 香头的道德/94
- 第十六节 香头间的社会关系/97

#### 第五章 财神楼:农家崇拜的重心/100

- 第一节 财神楼的意义及功能/100
- 第二节 财神楼的结构与奉祀/101
- 第三节 修造财神楼的仪式/103

小 结/105

附录一 乱坛实录/111

附录二 李香头家庭事闻记略/131

附录三 论“巫覡”/[日]石桥丑雄/133

附录四 参考书目提要/137

四大门：中国北方的一种民俗宗教/周 星/146

第一节 从六十年前的一篇论文说起/147

第二节 动物崇拜？萨满教？还是“民俗宗教”？/150

第三节 “四大门”信仰的普遍性/155

第四节 关于灵异动物的口碑文学/166

第五节 民俗宗教：基于文献碎片和口碑传承的缀合/171

第六节 “仙明会”：一个狐仙群集的庙会/177

第七节 “实病”、“虚病”及“看香”的解释体系/185

第八节 “行好”：生活中的宗教伦理/191

第九节 余 论/194

编者后记/197

## 绪论：观点、方法论及问题

本文的宗旨在于描述北平西北郊一带农民信仰的实际情形，并且企图在事实中能寻出这种四大门宗教对于农民生活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作者深信仅有比较宗教的研究，方能给我们一种正确的观点。我们若是带着自己的宗教成见，去看另一种宗教，很少不被这样先入为主的障碍物蒙蔽了事实的真相。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意见显然是非科学的。华利司(Wallis)说得很对，“当讨论人类各种宗教时，必须力求客观，而不应对于信仰与仪式的体系加以估价”<sup>①</sup>。郎(Andrew Lang)也曾说过：“当一个人落在法术圈套之中，便是宗教。当他跳出这个圈子便是神话学了。”<sup>②</sup>在本文中，并不讨论此种农民信仰的真伪问题。至于谈到改革方案更是超乎一个民族学者的权限。我们承认杜尔干(E. Durkheim)的说法：“人类的制度绝不能建筑在错误与虚假之上，否则此制度绝不能存在。”<sup>③</sup>农民信仰乃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存在必有其所

---

① Wallis, W. D., *Relig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New York: Crofts, 1939, p. 2.

② Ibid. Quotation from A. Lang.

③ Durkheim, Emil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ns Life*, London: Allen & Unwin 1914, p. 2.

以存在的理由。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各种宗教并无高下之别,每个宗教都有它的忠实信徒,从信徒来看,他所奉的宗教乃是无上的真理。我们又知道,杜尔干曾说过:“宗教乃是社会的反映。”事实上,某一种宗教的存在,与它所在的社会的情形是必然吻合的。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以往外国基督教的传教士,如 De Groot、A. Smith、Dore 一流,也曾注意中国的农村宗教。但是,他们的研究态度是感情用事的、非科学的;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宗教的偏见,他们的结论更是去事实太远。所以,对于我们的研究并无多少补益。

据作者所知,本国的学者讨论到农村宗教,也并没有注意这种宗教——四大门——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四大门并不是一种宗教,而仅仅是一种初民的迷信。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由于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四大门”的信仰,在农村中要占极优越的地位,其影响乃驾乎其他宗教之上,甚至于四大门的势力侵入到其他宗教的领域。而以往的学者忽略此种重要的事实,以致这一类的参考文献极其缺乏,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大的遗憾。

回过头来,我们看到四大门的信仰的普遍性,实在令人可惊。作者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乡民表示否认四大门的存在;有的人希望与四大门多多发生关系,有的认为四大门乃是邪道,不宜亲近。无论如何,四大门的存在由乡民看来,乃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在平郊村内,不信泥胎偶像的、不奉祖先的大有人在,而四大门的信仰则深入人心。

有人认为,信仰四大门乃是乡民无知的表现,香头乃是欺骗愚人的。此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从许多方面看去,乡民的知识比较我们的绝不或少。他们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弱。他们应付人事的圆滑巧妙,足以使我们自愧弗如。如果认为香头是一种欺骗,此种说法也缺乏有力的证据。在香头“坛口”上所挂的大小匾额、乡民许愿的供品,以及香头与农民之间所流行的丰富而生动的神话,这都是四大门信仰之真理的证据。



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观点来讲,香头的行动是反常的,并且是歇私退利亚症(hysteria)(即歇斯底里症——编者注)的表现。作者承认这种观点是同样的正确,同样的合理,但这并不是社会学的观点。精神分析的理论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而不是唯一的解释。作者有一个偏见,就是本文的研究为保持严明的社会学立场起见,所以并未采取心理学上的解释。但是,作者希望对此题目有兴趣的心理学家能够从另一方面入手,着重香头之人格分析、乡民的集合心理、象征之内蕴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问题,那么更能增加我们的了解。

本文研究的方法乃是“局内观察法”。第一步所做的准备工作,乃是学习乡民的土语,特别着重在四大门信仰中的术语。在研究过程之中,作者接受鲍爱士(F. Boas)的意见,将农民信仰分为两类,就是“公开的”与“秘密的”(exoteric与esoteric)<sup>①</sup>;“公开的”部分乃是农民之间对于四大门的通常信仰,“秘密的”部分乃是香头对于四大门独有的解释,而为一般农民所不知道的。

作者研究农民信仰时,竭力避免从一两个人口中得到报告,而尽量与各乡民直接谈话,藉兹明了这四大门信仰的普遍势力。关于“秘密的”部分,作者便由十几个香头得到所希望的材料。作者到“香坛”去“求香”,向他们表示同情,对于“仙家”奉献供品。无论如何,已然多少具备一个信徒的条件了。由于气味相投,他们便会很高兴地叙述“当香差”的历史、拜师的典礼、“朝顶进香”的盛况、仙家显著的灵验等等。这些材料都是香头的专利,而为一般乡民所不知道的。

作者认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未能利用照相来说明香坛的布置、香头下神的仪式。因为在各香头的心目中,作者乃是一个忠实信徒,如果使用摄影机,恐怕引起他们的反感,使研究发生阻碍。这是本文很大的一个缺点。

---

<sup>①</sup> Boas Franz, *Race, Language,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pp. 312-315.

本文其他的缺点也很不少。将宗教概念与宗教活动分开来讲,在叙述上发生许多困难,在将来的继续研究上,都是须要改善的地方。

本文所要回答的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四大门信仰是属于哪一种宗教体系?我们希望由于神话的探讨和仪式的分析,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二,四大门信仰的功能是什么?香头在社区中负着什么任务?何以在“破除迷信”的旗帜之下,香头制度在不利的环境之中,能够依然存在?等等。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应注意的是四大门势力的广度。有些社会组织,如乩坛、理门公所,也成为四大门活动的园地。甚至武术都和四大门发生了关系。本文自然未能概括四大门之所有的活动范围,此仅是一个研究的开端而已。

最后,我们不应忽略历史事实的重要性。虽然本文限于实地研究,无暇提供过往的证据,但是无论如何,历史文献的研究不可缺少。虽然四大门信仰的起源一问题,还不是现在所能解决的,但是,它的变迁情形很能帮助明了现状。至于四大门之信仰之地理分布情况,也是同等重要。这些繁复的工作,不是一人一力所能完成,而有待于学者的共同努力了。

# 第一章 四大门的成因

## 第一节 四大门的俗凡与神圣

“四大门”是四种动物的总称：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

“四大门”又称为“四大家”，这是北平近郊很重要的一种信仰。但是，我们不要被一些普遍的错误观念所蒙蔽，认为凡是这四种动物都引起人们的崇拜。因为事实上并不如此。何以有的四大门便会被乡民捕猎，而有的便引起乡民的信仰？同为四大门，为什么会受到悬殊的待遇呢？我们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解释。

原来，四大门中有“俗凡”与“神圣”两种区分。俗凡的四大门，在乡民看来与其他动物无甚区别，而神圣的四大门便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现在更有一个问题，用什么标准可以区别四大门的“俗凡”与“神圣”？这里须要提供乡民的解释。

① **狐门** 俗凡的狐狸遇到人，便会逃避，跑起路来是乱窜的。神圣的狐狸两眼放光，走起路来安然稳步，见人并不逃避。

② **黄门**（黄鼠狼） 俗凡的黄鼠狼很畏人，白日更隐避不出。神圣

的黄鼠狼眼睛发红,安然稳步,在路上遇见人,便站住,将前爪拱起。

③ 白门(刺猬) 俗凡的刺猬灰白色,其他特征很少。神圣的刺猬眼发红,腹下有一寸余长的白毛,刺的尖端有豆状的颗粒。毛色时常改变,看上去本来是白色的,忽然变成灰色,一时又变成黑色,走起路来也是安然稳步。

④ 柳门(长虫或称常门) 俗凡的长虫不能变化。而神圣的长虫变化莫测,能大能小,看上去不过四五寸长,筷子粗细,一时之间便能长到两三丈,有缸口粗细。头上有“冠子”(凸起物)的往往是神圣的。身上作金黄色的更表现神圣。此外,神圣的长虫静止的时候,总是盘做一团,将头昂起,谓之“打坐”。

我们既然将四大门的“俗凡”与“神圣”分别清楚,以下便要以神圣的四大门作为讨论的题材。四大门的信仰是一种“拟人的宗教”,将这四种神圣动物都加以人的姓氏。称狐为“胡门”,称黄鼠狼为“黄门”,称刺猬为“白门”,称长虫为“柳门”,或者是“常门”。总称为“胡黄白柳”四大门。

此处要附带提一句。在北平近郊流行的都是“四大门”的说法,但是较远的地方,如平北顺义县一带,便有“五大门”的说法,乃是“狐柳黄刺白”。“刺门”乃是刺猬,“白门”乃是兔。日人石桥丑雄的著作中,便提到“四大家”(四大门)与“五大仙”(五大门)的说法<sup>①</sup>;又,在日人永尾龙造著作中,也采取“五大门”的标题<sup>②</sup>;此外,A. Smith<sup>③</sup>也沿用五大门的分类。但是,这几个作家所说的五大门乃是在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之外,加上“鼠”,合称为“狐黄白柳灰”。

① 石桥丑雄:《论北平之萨满教》(日文),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出版,1934年,第214页。

② 永尾龙造:《支那民俗志》第一卷,支那民俗志刊行会,1940年,第250页。

③ 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5th ed., Revell, 1894, pp. 296-297.

## 第二节 坛仙与家仙

在神圣的“四大门”之中,又有两个分类:一类是“坛仙”——在香坛上所供奉的四大门;另一类是家仙——在农家中所供奉的四大门。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乡民向“家仙”祷告;但是,有的时候,便须要乞灵于“坛仙”。实际来说,二者的功能是大不相同的。家仙只保佑家宅平安、五谷丰收、足衣足食,所谓“柴尽烧”(禁得起烧)、“米尽吃”而已。“坛仙”的功能乃是治病、除祟、指示等。因为二者的功能不同,所以得以同时存在。

根据乡民的解释,“坛仙”与“家仙”除去功能的互异之外,还有许多同异之点。因此,讨论到相同的地方,我们不妨将“坛仙”与“家仙”合在一起,统称之为四大门仙家。到了相异之点,我们便可将“坛仙”与“家仙”两个名称分别提出,以免有笼统之嫌。

作者再要声明,农民对四大门的称谓有以下各种。作者当引用时完全依照农民的口吻。为清晰起见,下面将此称谓加以确定。

属于“家仙”的有:“胡爷”、“黄爷”……“胡仙”、“常仙”……家仙的称谓是很笼统的,未曾见到有性别区分在内。

属于“坛仙”的有:“老爷子”、“姑姑”、“大仙爷”、“二仙爷”、“某某姑娘”……

至于称某“门”,例如“常门”,乃是分别种属时所用,并非是称谓语。

## 第三节 四大门与猎户

“俗凡”的四大门可以成为猎户的对象,而“神圣”的四大门便不得侵犯。一个老年的乡民是一个猎户,一次同他友人王四的儿子到海淀蓝靛厂千总庙去放狗行猎,望见一个狐狸,其白似雪,头尾长约五尺许。

王四的儿子便要放狗捉它，这个狐狸本来安然阔步地走着，反而停止，呕呕连声地叫着。此乡民知道这是千总庙附近的一个得道的白狐，急忙制止放狗。然后，向白狐说道：“您走吧！我们在这里歇一会。”白狐果然慢慢地走了。王四的儿子说：“不用管它，放狗得了！”白狐又回转头来呕呕叫了几声。此乡民忙又向它央求，它才走了。后来，王四听到此事，认为当时如果将狗放开捕它，必出危险。因为以往有过这样的情形，将狗放出，狗扑到白狐面前，不咬白狐，反头过来咬猎户主人，这是白狐法力所致。

猎户遇着神圣的四大门，往往向它祝念几句，请它走过去，各不相扰。有时向四大门放枪，枪不“出火”（枪沙打不出去）或是枪沙从枪后面出来，放枪的人反被打伤，这就是神圣四大门的表示。

有时，四大门也会无意中受到人们的意外袭击。金子修的四叔祖善于打枪，曾经打过一个狐狸，它腹部有一个“天”字，是皮毛颜色自然生成的。全某急忙回家焚香祝念，以后也不见有什么不利的事发生。

三十年前，前八家村一号全某的父亲善于打猎。一次到外面行猎，其妻一人在家，即闹起“祟惑”来（四大门作祟谓之祟惑），附体哭闹不已。全某正从外面归来，见此情形，到院中见有一个黄鼠狼，蹲在房上，用两个前爪扒烟突。全某用枪向它瞄放，一弹命中，该黄鼠狼落地死了。全某进屋中见他妻子也无有气息了，急忙救治，许久方苏醒过来。

苏钦孺先生谈三十年前，在保福寺村（燕京大学东南三里许）有一个张姓家中财神楼有一位“常爷”，身上发金红色，并有黑白斑点。此种长虫名为“花老道”，普通身上有黑点，若是有白点的很难得。当时在成府东蓝旗有一个旗人印某，很喜欢吃“五毒”。五毒就是长虫、蝎子、壁虎、蜈蚣、蟾蜍。苏先生亲眼看见他将一条长虫腹部剖开，弃其头尾，将中段吃了。印姓听见张姓家中的“常爷”，不信它是神圣，便悄悄地将此“常爷”拿住，在它身上作个暗记，带到海淀荒地扔掉。次日，到张姓财神楼去看，此“常爷”依旧在原处。他又将此“常爷”带到一个更远的地方扔掉，第二天发现它仍回到原处。印姓将它带到另一个远

处,用石头将他的头部打碎,过一天到张姓财神楼去看,就不见这“常爷”的踪迹了。据说,长虫的灵性存在于头部,若是将其头部击碎,灵性消失便无能为力。

#### 第四节 神圣四大门之一般通性

四大门如何成为神圣?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换言之,四大门如何修炼?作者所根据的材料,乃是几个乡民的意见。兹综述如下。

四大门乃是有灵性的动物,不似猪狗一类的动物只顾饮食而已。无论狐、黄、白、柳,达到相当年限(即是每种四大门普通平均生存的年限),便会灵性顿开。这并不是由于外界的启示,而是由于内在的迫力,使其不自觉地趋向于修炼一道。四大门的每一门当中也是良莠不齐,所谓“人神一理”,有的便务本参修,有的便胡作非为。务正的便隐遁深山,潜行修炼,不管尘俗的事情;不务正的便要从男女性欲方面入手,施行采补。

此外,有一种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的,乃是一个采取捷径的修炼方法,也可以说带有采补意味的。这一类的修炼除了采天地的精华以为补益,更须要借生人的精气。时常有两个人打架,动了真气,四大门便在暗中吸此二人的气,并且作挑拨的法术,使此二人愈来气愈盛,该四大门便愈得吸取。至于普通一个人,如果心生邪念,这尤其是招致外邪的机会,尤其妇女秉纯阴之气,无处发泄,或是心生邪念,或是佞于神佛,所谓“物先腐而后虫生”。

四大门修炼也并非易事,修到五百年方能幻化人形。因为人生下来便有五百年道行,所以,人若是修炼,较四大门要省去五百年的功夫。

四大门修炼到相当程度,便可以“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其“精气”即“魂”经过修炼之后,便可以脱离躯壳而进入人体。进入的途径,

乃是从七孔和阴部。进入人体之后,便使该人做反常的举动,如同哭笑、胡言妄语、跑跳之类,以耗出其精力,四大门便可得而吸取之。四大门的精气入人体中,便如同气的运行一样,所行到的地方往往有特征。如果妇女两腋之下有突起的块状物,非常的绵软,那便是精气所在,若是将此处弄破,则此精气立刻消失,该“门”的修炼也就成为泡影。

但是,四大门纯用采补的方法,还不能成正果(名列仙班)。因为没有功德的缘故,天道也不许其成功。所以,又有“撒灾”的方法,将“灾”(流行病)撒出去之后,四大门再藉着香头来治病,将病治好便是功德了。但是,撒灾是不是悖乎功德呢?不!撒灾有两个条件:第一,每个家庭中,至多有一个人得病。第二,病者未病之前,已然有病的倾向,撒灾仅是助其病而已。所以,治病可以作为造成功德的方法。

关于四大门中的每门修炼的方法,留待以后再行讨论。不过,我们须要知道,根据乡民的意见,四大门若能附于人体已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是能开口作人言,更属困难;直到能够化为人身,其道行已然很可观了。

### 第五节 四大门的修炼方法

四大门从俗凡到神圣有一个历程,这个历程就是修炼。在乡民的思想中,有一个很深的信念,认为具有灵性的动物都可以自己有一套方法修炼成仙。十年以上的猫能说人语,并且脱离它所在的人家去到深山修道。人为万物之灵,修炼成仙之后,较其他动物道行更深。这一类的传说、神话,我们不必管它,因在本题范围之外。现在,只就四大门的修炼方法作一检讨。

**胡门** “胡门”在四大门之中身份最高,成正果的可能性也最大。它的修炼方法乃是“炼丹”。在天气较晴朗的日子,晚间九、十点钟以后,便可以看见一个小红火球,外面包着淡蓝色的火焰,升到空中两三丈高,然后又降落下去,这乃是狐狸修炼时所吞吐的“丹”。据乡民的



解释，“丹”乃是狐狸的元气，聚成一个有形之物。所谓聚则成形、散则成气，若是有人乘其不备将它的“丹”攫去，这个狐狸所修的道便前功尽弃了。许多人有看过狐狸“炼丹”的经验。燕京大学的工友会告诉你，从前在男生宿舍一楼后面曾有一个狐狸炼过“丹”。蔚秀园在前几年也有一对狐狸炼丹。据平郊村的村民传说，在前几年，村正东一里多路何家坟内乃是狐仙“炼丹”的大本营。到了晚上，火球此升彼落，洋洋大观。有的胡门专在山中潜修，其道行更大。

**黄门** 无论香头或是乡民谈起“黄门”，总认为它是不得成正果的东西。自然“人神一理”，黄门中良莠不齐，即如同人类的人格也有许多的类型一样。但是，可以说黄门中务正道的很少，总是搅乱人家的家宅，可以说是四大门中的败类。黄门是不肯到山中去潜修的，总是在农场、农家里停留。黄门修炼时，头上顶着一个死人的头盖骨，在村中跑来跑去，逢人便问：“您瞧我像人不像？”如果被问者回答：“像！”那么，这个黄门便受到益处，因为经过许多人说它“像人”，因名而影响到实，日久它可以脱去“横骨”（乡民说，兽类胸前均有一横骨，而人无之，所以骂人“横骨插心”，便是兽类的意思）得道了，这叫做“讨口封”。如果有的乡民知道它这一套把戏，逢它问时，骂他几句，他就“呸、呸”连声，急忙跑开。

在刚乘庙南边六王庄，某年村中有一个“黄爷”，每日晚间出来，逢人便“讨口封”。该村有一个乡民王三，一天在农田中看见这个“黄爷”化作一个小孩的样子（黄门据于念昭谈最喜化为小孩，即如同胡门喜化作老头一样）同它说话。王三说：“你走近一点，我听不见。”“黄爷”走近一点，王三仍说“听不见”，请它再走近一点，如此数次。等到此“黄爷”走到近前，王三举起割草的镰刀向“黄爷”猛劈，正中头顶，“黄爷”连叫几声窜逃而去。王三看地上有几块人头骨的碎片，这便是乡民常说的一句话，“黄鼠狼顶‘脑帮骨’”（即人的头盖骨）。从此，这个“黄爷”每天晚上还在村中跑来跑去，一边跑一边唱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三的镰刀把！”村中的人家知道这件事，全将王三当做“捉妖